

聖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司業臣王祖嫡等奉

勅重校刊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

傳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

崩三字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傳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傳 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既至之誥 正義曰康王

洪

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傳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

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

北面

皆布乘黃朱

傳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實 乘音繩證 反鬣力輒反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

傳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

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 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贄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傳 諸侯拜送幣而首

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盡子 忍反 疏 王出至答拜 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

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中庭太

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

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

洪必仁

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贊○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二

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
 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
 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
 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
 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
 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
 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
 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大祝
 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
 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
 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
 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 豕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敬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

傳 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
 惟

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傳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

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姜羊久反
 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傳 惟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

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
 今王敬

之哉

傳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

傳 言當張大六師之眾無壞我高德之祖寡

有之教命○壤音怪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

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
 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九

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
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
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
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豕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豕宰芮伯為司徒
司徒位次豕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
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
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
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
曰美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美道也文王所憂
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
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
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眾高德之祖謂文
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
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傳順
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
為康王之誥又云

吳松

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傳惟予一人釗報誥傳報其戒昔
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
美不務咎惡

底至齊傳信用昭明于天下傳致
絕句○馬讀

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底之
履反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傳言文武既
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

治王家○熊音雄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界四方傳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
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

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界必利反徐甫
至反王于況反

乃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九

五

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

天子

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

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之為

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

此督諸侯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于羞

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

稚子康王自謂也

○鞠居疏王若至子羞○正義曰

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

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

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

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樹之以為藩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者

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

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二

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

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羣公既皆聽命相

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

反**疏**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摠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

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六

二

護○別彼
列反
作畢命

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 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

日庚午○肫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憤反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 於肫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

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遙反
以成周之眾命

畢公保釐東郊 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

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
疏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肫然而明也於肫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眾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

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二十一

傳宗禮

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
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
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
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
文云肫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肫
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
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傳王順其事歎告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

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苾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惟殷頑

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苾

附近之近音祕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寧傳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

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

世○度待洛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傳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

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惟公懋德克勤

更古衡反

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傳言公勉行

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懋

音茂 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

拱仰成

傳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

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

仰如字徐五

亮疏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

反疏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

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

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

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

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

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

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

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

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大師故王

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

使代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

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

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七

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入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
○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傳今我

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

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傳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

丁但**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傳其不循教道

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

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傳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

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守徐始救**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傳政以

反重直用反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

子所不好。○好呼。

報反。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郭切

其念哉傳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

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

服反

疏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更歎

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

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傳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

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

反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傳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茲殷庶士席寵惟舊音戶

侈滅義服美于人傳

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

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驕淫矜

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傳

言殷眾士驕恣

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

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侈音

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資富能訓惟以末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傳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

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

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傳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

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

修立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傳

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

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

三君合心

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

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

吏反施

始豉反浸子鶴反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未膺多福傳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

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衽而甚反又而鶴反

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

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

之名以聞於後世○為于

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傳

言

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傳

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

罔曰

民寡惟慎厥事傳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

事無敢輕之○少詩

照反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疏我

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已。又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可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

滿君牙或作君惟

作君牙

君牙臣名

君牙

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十九

七

洪仁

王若曰嗚呼君牙

傳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傳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

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

常○畫胡

卦反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傳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

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心之憂

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傳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

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蹈徒報反噬市制

反陷陷疏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

沒之陷疏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

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

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丞鄭玄云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

則於丞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

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

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作股肱心膂傳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

委任○膂音旅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傳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

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偽反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傳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傳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

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傳

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

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

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

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

疏今

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

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

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

考當須夫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

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

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歎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

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

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如

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

記繼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

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

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

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

雨以見之

互相備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

丕承哉武王烈傳

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

後人咸以正罔缺傳

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之七

七

書疏卷之六

六

吳本

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

穴反

爾惟敬明乃訓用

奉若于先王傳

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

之道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

言當答揚文

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疏鳴呼至前人○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

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傳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

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治直吏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义傳

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

治功○辟必

疏

王若至有义○正義曰王順而呼之亦反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

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

中大夫○冏九未反字亦

作與長諸丈反

作冏命

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

疏

穆王至冏命○正義曰

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
冏命○傳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
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
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
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
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
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
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

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
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
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故
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
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
大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
長為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順其事

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

輕任重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言常悚懼

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

○怵勑律反

昔在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傳

聰明視聽遠

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傳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

無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從才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傳小臣皆良僕役皆正

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傳言文武發號施

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疏王若

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罔惟我不能於
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
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想免其愆過昔在
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

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
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
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
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
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
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
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屬訓危也言常悚懼惟
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
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
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

紹先烈傳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

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疏惟予至先烈○

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

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

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

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

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

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

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

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

責臣使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傳欲

如此也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傳言侍

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

所不及○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更古衡反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吉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

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

士○便婢縣反辟匹亦反徐扶疏今予至吉士○正

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疏義曰今我命汝作

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

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

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

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

至佞偽○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

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大小皆

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

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

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道

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

○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爾無昵于

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

○昵女乙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利非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若時瘝厥官

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哉永弼乃后于彛憲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

王曰嗚呼欽

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傳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

穆王訓夏贖刑傳

呂侯

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

天下○贖音蜀

作呂刑

呂刑傳

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疏

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

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傳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

萬曆十五年刊

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
 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
 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
 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
 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
 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
 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今穆王改易
 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
 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
 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
 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
 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
 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
 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
 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
 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
 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
 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

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
 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
 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
 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
 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
 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
 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
 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
 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
 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
 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傳

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

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今亦作耄毛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九

報反切韻莫報反度作

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

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馬如疏。惟呂至四方。○正

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

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

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

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

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

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

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

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

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

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

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

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

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

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王曰若古

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傳。順古有遺訓言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

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傳。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

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

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苗民弗用靈制

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

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

萬曆十五年刊

萬曆十五年刊

萬曆十五年刊

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

傳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

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

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劓魚器反刵徐如志

反椽竹角反黥其京反越茲

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傳

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

差有直辭者言淫濫

○麗力馳反并必政反

民與胥漸泯泯

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傳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

漸化泯泯為亂焚罔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及背詛

盟之約

○泯面忍反徐音民焚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

又於妙反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

傳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

刑發聞惟乃腥臭

○聞音問又如字註同腥音星行下孟反

皇帝哀矜庶

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傳

君帝帝

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

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皇帝皇宜作君字

疏

王曰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

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未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

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刳截人耳劓截人鼻剝椽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泯為亂焚芴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
傳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

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項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

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

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椽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刑人即周世有劓刑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椽謂椽破陰黥為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椽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傳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讀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

萬曆十五年刊

書部卷十九

二十七

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芬芬擾攘之狀泯
 泯為亂習為亂也芬芬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
 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
 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
 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
 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
 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
 詁云皇君也此言過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
 堯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
 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
 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
 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傳重即
 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
 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

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棐常鰥寡無蓋傳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

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
 鬼反鰥居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

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云清訊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傳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

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疏乃命至惟明

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
 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三十一

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

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搆之設反下同馬

鄭王皆音慙馬云智

也種音章用反殖承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各成其

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

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

○祗止疏乃命至祗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而反疏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

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

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

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

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

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

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

卽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
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
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
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
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
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
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
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
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臯陶作士制
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
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
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
勤**傳**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
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傳**天下皆勤立德故乃

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

反**疏**穆穆至棐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

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

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

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

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
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
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
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
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
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
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之九

三

書疏卷之九

三

濟

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于富傳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

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故反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

其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

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

在於天下疏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

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

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

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

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

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

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

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

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

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

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

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

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

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

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

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

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

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為于偽反任而今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傳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

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

其今

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

取滅亡○麗力

馳反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傳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

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

苗民任奪貨

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

罪謂誅之○蠲吉緣反

咎其九反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傳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

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

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

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

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

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

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

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

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

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

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

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

臯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臯陶而令視伯

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

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

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九

三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也○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

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

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

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

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

少詩照反長竹文反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

或戒不勤

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

徒念戒而不勤

○日人實反一音曰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惟終在人

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

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

○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

絕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

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德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

傳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

寧長久之道

疏

王曰至惟求。正義曰王言而歎曰

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今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性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正義曰此摠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日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從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三十五

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王曰：吁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

以善用刑之道。○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

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兩造

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

罰。出金贖罪。○應，應對。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

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

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在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疵，才斯反。來，馬本。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

作求云有求請賅也。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

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傳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

乎有衆惟貌有稽 **傳**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

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傳** 無簡核

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傳** 刻其類而涅之曰墨刑疑

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

相當○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

說文云六銚也銚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銚重六兩周官劓辟

重九銚俗儒近是閱音悅類素黨反涅乃結反 **劓辟**

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傳** 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

百鍰 **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傳** 刑足曰荆倍

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

實其罪 **傳**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 **傳**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

制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 別

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見賢 **疏** 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

遍反 **前** 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

萬曆十五年刊

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

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入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六

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
 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
 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
 赦小過所以齊整眾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
 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與
 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以為可刑或以為可
 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復
 同乃從眾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
 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
 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其貌有所考合也。傳
 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
 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
 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
 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

刑其刻顛截鼻削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
 之說文云顛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
 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
 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
 工記云戈矛重三鈞馬融云鈞量名當與呂刑鍰同
 俗儒云鈞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
 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
 重六兩太半兩鍰鈞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
 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
 周禮謂鍰為鈞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
 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
 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為金今別之
 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
 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
 銅為金為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
 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
 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
 不相當故也。傳刑足至百鍰。正義曰釋詁云刑

刑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說文云刑絕也是刑者斷絕之名故刑足曰刑贖刑倍墨刑應倍刑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刑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刑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及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

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一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字足使成文

○僭子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傳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

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傳

重刑有

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傳

各有權宜○并必政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

倫有要傳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

理有要善

疏

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

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

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賊罪罪從重科輕賊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賊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六

俱見

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

懲非死人極于病傳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傳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

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傳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傳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

劾亥代反玉**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註同鞫九六反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疏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

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

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
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
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
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
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
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
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
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正義曰
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
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
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
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
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
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
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
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

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
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
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
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
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
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
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
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
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
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
下之上故**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

多可戒懼以儆之○傳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敬

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九

四

于單辭傳

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

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

○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

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

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

民治○治直吏反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

典獄無敢有

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傳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

以眾人見罪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

當長

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天道罰不中令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

不中將亦罰之○令力

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

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

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

上天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

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

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

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

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

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眾人見被尤

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

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

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九

四

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傲之。○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前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傲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傲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

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眾人見罪也眾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眾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

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傳

嗣孫諸

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

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傳

言智人惟用刑

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

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

音燭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傳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

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疏

王曰至祥刑。正義

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

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

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

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

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

○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

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

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

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

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司業臣王祖嫡等奉

勅重校刊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

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作文侯之

命

傳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

萬曆十五年刊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書疏卷三

洪以忠

文侯之命

傳 平王命為侯伯

疏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

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裸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醴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之。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二

○傳平王命為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

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

侯義本作誼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傳大明乎文王武

別彼列反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

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

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

傳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

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

懷在位

傳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疏王若至在位○正義

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

洪以忠

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
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觀禮說天
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
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
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
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
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
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
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
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
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
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
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
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
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傳歎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予

如字

又音與愆去虔反墮
杜回反隕于敏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家純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

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

既我御事罔或者壽

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傳

有者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見反

疏

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
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
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
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
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
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
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
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

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已自懼將來復然故下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
句思得賢臣

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

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

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
傳

重稱

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

之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傳

言汝

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

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

為孝○辟扶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傳

戰功曰

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

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 **疏**
曰惟至予嘉○正義

反註同

曰王又言我以無能

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

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
 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
 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
 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為多甚修
 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
 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
 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
 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
 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
 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
 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
 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
 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
 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
 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
 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
 輕前人則斥其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
 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

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
 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
 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為孝○正義曰以其
 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
 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
 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
 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
 之志為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
 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
 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
 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
 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
 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
 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如汝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傳遣令還晉國其歸
 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令力
用賚爾秬鬯一卣傳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自中罇也當以

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自音酉形弓一

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徒冬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以功大小為度○音恭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

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

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

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戶革反疏王曰至顯德

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

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自罇歸

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茲弓一茲

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

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

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

也○傳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

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二

洪以信

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壘
 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壘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
 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
 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
 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
 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
 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
 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
 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
 彤赤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茲字從玄故彤赤
 茲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
 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
 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
 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經又云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
 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

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
 彤弓茲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
 茲於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
 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
 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
 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
 為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故
 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圍養一馬是四匹曰
 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
 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傳父往至相安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
 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
 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
 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
 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
 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

萬曆十五年刊

言部卷三

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
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
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
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傳

始封之國居曲阜○伯禽

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

傳

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

開○開舊讀皆作

開馬本作闢

作費誓

傳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
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

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

音祕

費誓

傳 費魯東郊之地名

疏

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

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
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
開闢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
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
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
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
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
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
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
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傳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

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譁

戶瓜反監工銜反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傳今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

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

無敢不弔傳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

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敕了彫反敵居表反弔音

的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

矛楯常準反又音允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傳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鋒

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鍛丁亂反礪力 **疏**公曰至不

世反鍊來見反 善○正義

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

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

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

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

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

至誓命○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

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以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

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

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
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
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
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
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
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案下句令填塞坑窞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
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

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為有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敵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如緩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

敵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
傳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牯工毒反

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

常刑
傳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

室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

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斂獲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穿在性

反檻戶減反室珍栗反疏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
 畜許六反又丑六反疏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
 欲大放舍牯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獲
 塞汝陷獸之奔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正
 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
 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
 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
 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
 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
 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牯
 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
 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
 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桎牯之
 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獲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奔獲皆
 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
 上防其躍而出也奔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奔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
 獲亦設於奔中但奔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室斂之
 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
 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
 槍作坑奔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
 云杜閑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奔穿地
 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
 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奔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
 也別**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傳馬牛其有風佚

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
 臣女曰妾○逋布吳反佚音逸祗復之我商賚汝傳衆人其有
 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

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

傳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

無敢寇攘踰垣牆傳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

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

常刑傳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

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傳普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傳皆當儲峙汝糗

糗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

刑○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傳摠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

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

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楨徐

工翰反築陟六反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傳

守手又反堙音因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

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傳郊遂多積芻芟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俱反芟音交疏馬牛至大

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

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

萬曆十五年刊

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惟有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死刑○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眾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糗乾飯也糗糗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糗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糧儲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與之死刑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與今律乏軍與者斬○傳摠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為道近故也峙具

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萬曆十五年刊

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時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敢不供芻芟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槁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槁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輸於罪隸春人槁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

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芻芟○正義曰鄭云芟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

遺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帥色類反下註同

晉襄公帥師敗諸峭

峭晉要

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峭戶交反
塞悉代反假

工下
反
還歸作秦誓

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

誓

秦誓

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疏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
 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
 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
 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
 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
 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
 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
 耳○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殺在弘
 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
 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
 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
 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
 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
 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

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不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綰經夏四月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
 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
 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
 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
 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
 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傳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
 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
 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

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
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
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 予警告汝

羣言之首傳衆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

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樂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傳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

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傳俾必爾 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

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

無所益復扶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

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

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

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

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

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

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

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

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

萬曆十五年刊

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傳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為于偽

反下為我

謀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傳惟指今事為我所謀

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

敗疏惟古至為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

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

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傳言有此人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

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

人而用之○番音波**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乞

乞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乞許**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乞反**昧我思之**傳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

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

才節

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論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

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

音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倚然專一之臣雖無

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

任之○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倚於綺

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

疏

雖則至不欲○正

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

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

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

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至

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

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

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倚然獨無他技

藝而將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舍容如此

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

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善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

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

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

萬曆十五年刊

書影卷三

六

切

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

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之能容之傳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

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

至也走八八能容之○好呼報反**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傳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

主有利哉言能興國疏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

之有技如似己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

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報反惡

鳥路反背音佩壅**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於勇反塞先得反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

亦曰殆哉傳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殆唐在反疏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意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

人之不能含容也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

也○傳見人至上通○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

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

邦之杌隍

洪以仁

曰由一人傳

杌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

危曰由所

谷賢○杌五骨反隍五

邦之榮懷亦

結反徐語折反

尚一人之慶傳

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則榮自誓改

前過之意

疏

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隍危而不安曰

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書